

明季稗史彙編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序

三代以來得天下之正莫如我

朝

世祖入關之初他務未遑首先改葬崇禎帝后褒揚死節諸臣深仁厚澤亙古無倫恭讀

開國方略一書偉烈豐功震爍今古乃書中於明臣著述間有采擇而引用黃道周博物典彙尤夥竊嘆大聖人量同天地闡及幽微固非管蠡之淺見所能仰窺于萬一者也至

御批通鑑輯覽書法悉本

睿裁尤爲大公至正誠

聖訓所謂此非一時之書而萬世之書也夫明季自北都淪沒大命已傾福王竊號江東首尾僅及一載特詔謂疆域可憑猶從建炎南渡之例分注宏光年號若唐桂二王棲遁閩澳迹同曷難顯黜其僞號尙隱念其遺臣別考事端附綴書後俾不至湮沒無傳而褒忠曠典復定爲專諡追諡之法大矣哉

純廟制作之公度量之溥又豈歷代所可及哉康熙中橫雲山人撰明史稿多收遺老紀述於是烈皇小識聖安本紀行在陽秋等十餘種漸行于世好事者因有明季稗史彙編之刊是書出自遺逸諸公之手

明季稗史彙編

序

拳拳于政亂寇起之由有君無臣之感而於民窮財盡將憎卒悍三致意焉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此之謂乎噫嘻桀犬吠堯雖乖倒戈之義而黍離麥秀猶存故國之悲後之覽者傷其遇又未嘗不鑑其心也第原書日久殘缺已甚魯魚亥豕所在多有茲特重加排印悉心校勘仍其舊爲二十七卷嗜古好奇之士欲考勝國遺聞者庶於是有所取焉

光緒十有三年歲次丁亥冬十月尊聞閣主人撰

烈皇小識序

烈皇昔繇藩邸入繼大統毒霧迷空荆棘滿地以子身出入于刀鋒劍鉞之中不動聲色巨奸立掃眞所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耶儀監于殷盡徹諸內奄政事俱歸于外庭誠千載一時也然而逆璫遺孽但知力護殘局不復顧國家大計卽廢籍諸公亦闕歷久而情面深無復有贊皇魏公其人者且也長山以改救獲戾而上疑大臣不足倚矣未幾烏程以枚卜告許而上疑羣臣不足信矣次年罪督以私款僨事而上疑邊臣不足任矣舉外廷皆不可恃勢不得不仍歸于內適又有借不測之恩威伸具瞻之喜怒者事權乃盡歸于內而不可復收嗟乎赫赫師尹顛倒豪傑者乃爾卽後先臣以講筵荷蒙聖鑒超拔政府眞有虛己以聽之意而兩月揆地一語招尤致負聖明特達無以報稱天乎人乎豈氣運使然乎先臣罷而韓城武陵輩進雖聖主日見其憂勤而羣上日流于黨比痼疾已成不復可藥矣不肖于十七年中備集烈皇行事以志堯舜吾君之恩又以志有君無臣之嘆集成巨帙數十冊可備一朝史料因遭家難同世藏書翰墨等項誤行寄託遂不可問致烈皇遺跡熾行湮沒不彰當亦有志所共痛心疾首者也年來屏跡深山間有客相過從詢及舊事尙有一二仿佛胸臆間竊恐失此不傳後悔無及又承同志或一人一事相示因纂抄成冊名曰烈皇小識共八卷意四方君子當有識其大者雖所纂者十不得二三然以

備修史者之采擇亦未必無小助迨至天不祚明帝星告殞守正不屈甯以身殉輒悲憤填膺扼吭欲絕涕泗滂沱幾執筆而不能下矣竹塢遺民文秉書于考槃之煮石亭

明季稗史彙編目錄

卷一 烈皇小識

卷二 烈皇小識

卷三 烈皇小識

卷四 烈皇小識

卷五 烈皇小識

卷六 烈皇小識

卷七 烈皇小識

卷八 烈皇小識

卷九 聖安本紀

卷十 聖安本紀

卷十一 行在陽秋

卷十二 行在陽秋

卷十三 嘉定屠城紀略

卷十四 幸存錄

卷十五 幸存錄

卷十六 續幸存錄

卷十七 求野錄

卷十八 也是錄

卷十九 江南聞見錄

卷二十 粵游見聞

卷二十一 賜姓始末

卷二十二 兩廣紀略

卷二十三 東明聞見錄

卷二十四 青燐屑

卷二十五 青燐屑

卷二十七 揚州十日記

卷二十六 吳耿尙孔四王合傳

烈皇小識

烈皇帝爲光廟第五子孝純劉太后所出而撫育于李莊妃天啟二年九月冊封信王七年二月出就外邸成婚冊妃周氏熹廟病危魏忠賢遺腹奄涂文輔迎上入宮上時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宮中物是夜秉燭獨坐見一奄攜劍過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賞憫邇者欲以酒食問左右何從取給左右對宜取之光祿因傳令旨遍犒之歡聲如雷周后在外邸禱卜無虛暑亦虞入朝有他變也

上既卽位廷議改元禮部擬進者四永昌紹慶咸甯崇貞御筆改貞爲禎點用之

上卽位後追尊劉后孝純皇太后遷祔慶陵加李莊妃諡號立周后爲皇后尊張后爲懿安皇后孝純母年七十五封瀛國太夫人姪劉文炳封新樂侯周后父周奎授左都督次年冊立太子封奎嘉定伯懿安父張國紀封太康伯凡四大朝廷臣俱用朝冠朝服內奄則否惟除歲祭中霽之神司禮監掌印太監代行祭禮奏請祭服服之大朝止磕頭呼萬歲而已逆賢擅政凡遇大朝自王體乾至牌子等俱僭用朝冠朝服于乾清宮大殿內照外廷儀行慶賀山呼禮贊禮內奄一如鴻臚班首亦致辭焉後魏良卿晉封逆賢改戴貂蟬冠班列王體乾上及上登極逆賢仍照熹廟行禮繼憚上英明止用本等服色

同眾叩頭呼萬歲

逆賢用事動以立枷示威前後斃者以千計上一日問及逆賢時與王體乾侍側體乾對曰大奸大惡法所不能治者用之上感然曰雖如此說殊覺太慘非國家盛事也逆賢默然眾共叩頭呼萬歲而退

上既登極所以優容客魏者一如烹廟而信邸承奉盡易以新銜入內供事後將李朝欽裴有聲王秉恭吳光成譚敬裴芳等次第准其乞休逆賢羽翼剪除一空復散遣內丁方始謫逐逆賢肘腋巨奸不動聲色潛移默奪非天縱英武何以有此時閣臣四員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楷皆逆賢爰立也上首放立極而亟允枚卜之請特點華亭錢龍錫吳江周道登蕭山朱宗道高昌李標長山劉鴻訓晉江楊景辰六員後宗道以禮部題崔呈秀父卹典有在天之靈等語景辰以掌院率諸翰林公疏頌美逆賢俱爲科道劾奏次年與三舊輔俱次第斥放回籍

上諭兵部各處鎮守內官一概撤回凡相機度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却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軋以藉其口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提起精神殫靖忠盡以副朕懷

上諭戶部封疆多事徵輸甚煩朕殊憫焉蘇松等處織造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用此一方民其俟東南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上諭吏部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極臣民之憤稍紓而詔獄遊魂猶然鬱錮含冤未伸著該部院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臣從公酌議採擇官評有非法禁斃情最可憫者應褒贈卽與褒贈應卹蔭卽與卹蔭其削奪牽連者應復官卽與復官應起用卽與起用有身故捏贓難結家屬波累羈囚者應開釋卽與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心

上諭禮部朕覽會典自宮禁例一款民間有四五子以上許以一子報官奄割有司造冊送部院收補日選用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烟瘴地面充軍兩鄰歇家不舉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嚴明近來無知小民希圖財利私行奄割童稚不堪多至殞命違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往且不收選爾部可宣布朕命多列榜文諭到之日爲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仍許諸色人等當時首告本地方官司奏聞鄰右歇家不舉從重治罪有司知而不禁併行究處倘有強奄他人希圖誣賴的訊明反坐決不徇縱布告中外恪行遵守

御史楊維垣疏參崔呈秀後擬與羣奸共收餘燼力持殘局時已差河東巡鹽河南掌道御史安伸題請留佐大計削籍諸臣雖屢奉起用之旨維垣一手握定百方阻遏新參蕭山晉江係彼同志協力護持監生胡煥猷疏論黃立極等四人謂當逆賢擅權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建碑立祠各撰文稱頌宜

亟行罷斥并乞查究督撫按之建祠者又言起廢不公不廣維垣特出疏參駁且請下法司究問指使蕭山已稟嚴旨御筆批胡煥猷雖必有賄使之者但不必苛求以滋葛藤璫黨咸俯首喪氣中外頌大聖人舉動出尋常矣

時言路皆逆賢餘孽上特下考選之令先後授曹師稷顏繼祖宗噶梧瞿式耜鍾炣等爲給事中吳煥葉成章任贊化等爲御史咸以糾彈璫黨爲事而朝端漸見清明矣

崔呈秀子崔鐸北榜中式周應秋子周錄南榜中式雖經禡革而衡文者尙逃指摘南京國子監助教施元徵上疏劾之於是中書林瑞芳江陰知縣岑之豹俱下部議罷斥主考時徐泰陳具慶等各疏辨以糊名爲辭蕭山輩力庇之有旨免議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大計天下吏主計者吏部尙書房壯麗左都御史曹思誠考功郎中李宜培吏科都給事中魏照乘掌河南道印御史安伸佐計者楊維垣也是舉也爲聖天子第一新政宜將媚璫諸奸痛加埽除顧壯麗等皆璫孽也互爲容隱咸逃吏議人心頗爲不平云

江西巡撫楊邦憲由陝西布政陞任當今上正位之後猶進廠臣功德巍巍之疏拆毀名賢子羽祠并毀祠旁民居千餘家爲造逆祠地河南右參政周鏘造逆祠于開封建標祠所僭書大工且致書魏良卿

欲爲逆賢造謗金像四川右參政郭士望補官一疏痛詆應山其諛頌逆賢也令人髮指江西副使李光春已例轉矣猶疏論福清備極醜詆及申詳逆祠司道張福臻王化行等槩置格外卽云撫按不行開送科道拾遺疏獨不可糾舉耶伸與維垣不足道照乘亦漫無短長耶按照乘于甲子冬陞吏垣長見璫焰方張遂力請告歸里似乎有品骨者今臨事如此前後若兩截矣然照乘雖非璫孽而長垣一脈淵源有自後入政府搆黃解之獄其生平已見于此

翰林院編修倪元璐奏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略曰近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對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爲邪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參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之議論甯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甯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乎豹虎之徒公然起而背畔名義毀裂廉隅矣於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今日之持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爲大怪曠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

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維時與事大臣皆蓄縮閔默而熿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熿且不附況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熿不爲無說封疆失事纍纍有徒而當日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熿之所以擱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殺廷弼而熿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人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寶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甚有加以窩盜之名者豈以數十年前有其兄某不逞之事乎夫人知其有某之不逞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某之至德某之特行以爲之祖父且愚賢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魑之罰文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即時衆論咸推蒲州舊輔及先文肅錢公謙益姚公希孟等戶部員外王守履疏薦蒲州奉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旨而楊維垣一手障天於蒲州先文肅尤力行貶駁輿情不平甚故倪公出此疏維垣隨出詞臣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疏駁之倪公亦出微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疏略曰臣讀楊維垣入告諸疏深訝其不能仰副聖心且若力欲與皇上相反者蓋皇上之諭一則曰分門別戶已非治徵一則曰化異爲同一則曰天下爲公而維垣之言則曰

孫黨趙黨熊黨鄒黨皇上於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著起用而維垣於二臣曰非賢曰不檢是皇上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于正氣實有未伸皇上市事虛公而維垣言旨我見臣竊惑焉據維垣折臣盛稱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有首參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璉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賊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日之讓其於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略未嘗不指之爲貪其於廷弼也特卽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例之以魏忠賢之窮凶極惡積贓無算而維垣猶尊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爲國爲民而何況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有嚴諭初擬止于削奪豈不如驕兒護之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政又何尤昔人之護熊廷弼者乎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抵觸逆璉及抗疏撻禍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非定論矣卽如廷弼一事爌但覈免一臬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璉借此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逆璉初擬用移宮一案殺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爲難于坐贓於是再傳覆訊改爲封疆之案派贓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奈何尙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望與王之案不同議論深刻亦不失春秋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爲賣直趙盾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

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如王紀清正素著以參沈滄忤逆璫而譴斥文則以救王紀而降
削均之得罪於逆璫者也至以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此說胡可全非夫刑賞出于朝廷而榮辱因之
若王紀之時已半是魏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之超階躐級之儔誰爲榮辱
自此義不明于是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遂至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
嘆哉至批炤告公祖之謗吳人盡能辯之當朱童蒙官吳時偶一犯杖斃其妻貧不能殮乞丐里中文
震孟從衆題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
四字夫臣之爲此言正爲人之詆真狂狷爲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相與頌德建
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認臣抑揚之辭爲一成之論而以臣爲謬臣不
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未安者三維垣以爲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爲非訓也卽
如崔魏之貫滿久矣使不遇聖明御宇誰有能攻而去之者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說爲頌德建祠
者解嘲假令崔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臣便亦以爲無可奈何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
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俛首從叛乎維垣又言今日之曲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
而臣以爲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真邪如宋臣蘇軾程頤交詆

爲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閑一失遂成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憎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惜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于此而安取案乎總之東林取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揭焉反代逆璫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疏入上爲心動維垣輩之毒網始破人謂倪公二疏實爲廓清首功云

光祿寺阮大鍼上合算七年通內神奸疏略曰汪文言以徽州庫吏逃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宮之疏紛紛迎合此內外謀傾宮闈之始御史賈繼春疏揭立爭汪文言等嗾臺省諛王安佐楊漣左光斗而繼春削籍此中外謀殺言官之始吏部尙書周嘉謨雅重熊廷弼復任經略而重處姚宗文馮三元此中外謀危封疆之始汪文言處霍維華以謝王安逆賢効之逐戚畹撼中宮此中外謀危母后之始後御史毛羽健劾其比擬不倫黨邪害正有旨阮大鍼前後反覆陰陽閃爍著冠帶閑住去蓋長山所稟也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施鳳來張瑞圖爲考試官取中曹勳等二百五十人